西周文、武、成、康時代的文治與武功

葉　達　雄

一、序　　言

西周初起的時候，只是一個小邦。經過文王的蓄意經營，國勢逐漸强盛起來。到了武王的時候，終於滅了『大邑商』的商王紂，又經過成王、康王兩代的賡續努力，於是奠定了周朝七、八百年的歷史。這種從『小邦周』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宗周，她的發展過程是值得我們提出來加以討論的。

文王是西周第一位及身稱王的君主。他爲了繼太王翦商之緒，一面『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所以士多歸服於他。一面爭取與國，發布『有亡荒閱』的法令。決虞、芮之訟，伐犬戎、征密須、敗耆國、討邘、崇，最後奠都於豐。爲武王立下了『滅商』的基礎。

舊說耆國就是黎，其地在山西黎城縣；邘在河南沁陽縣。本文採取時賢的論說，認爲邘、黎都是在陝西省。

文王死了以後，武王繼位。武王『師脩文王之業』，遷都鎬京，兼弱攻昧，牧野一戰，滅了商紂。之後，大行分封。商紂雖然滅亡了，可是商朝的潛在勢力還很大，所以武王一面採取安撫政策、封紂子武庚、祿父以存殷祀；一面分封功臣、姻親、先朝後裔以維護既得的戰果。他還想營建洛邑，可是未能完成便去世了。

根據史記的記載說，武王封師尙父於齊營丘、周公旦於魯曲阜，召公奭於河北燕山。本文採用傅孟眞先生的說法，認爲他們都在河南省境內。

武王死後，成王繼位，周公輔政。管叔、蔡叔等流言於國，說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武庚等殷遺民也乘機起來作復國運動，終於釀成了大亂，頓使局勢顯得非常緊張而且險惡。成王、周公排除萬難，東征平亂。經過劇烈的戰爭，最後將亂事平定，這時候周朝的勢力才可以說眞正的達到了東部。成王平亂之後，爲了不使殷遺民再有機會起來作亂，一方面施行分、遷殷遺政策，一方面從新分封。這時候才將周公之子伯禽封到山東曲阜，將太公望之子呂伋封到山東營丘，將康侯之子康侯封封到衞，將召公奭之子封到河北的燕去。同時成王又繼續武王時未完成的工作——營建洛邑，以便統治東方。

在這裏，有些地方自古以來便有異論的：譬如：成王卽位時的年齡問題；周公是否稱王的問題；管、蔡與亂的原因；武庚、祿父是一個或兩個人？等等本文都將敍述。不過本文是採撫成王卽位時年齡並不小，所以周公只是輔政而已，並沒有稱王。因而嘗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管、蔡之亂與武庚、祿父等殷遺『復國』運動起來的時候，成王一面親率軍隊去平定管、蔡之亂進而征討祿父等殷遺的復國運動，一面命周公率軍攻打武庚之亂進而平定東夷。

成王臨終時，命召公、畢公等輔佐康王，從此立下了周朝傳子的繼承法。康王卽位之後，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所以成康時代，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號稱治世。

關於文、武、成、康時代的史事，因爲史書或闕，且有互相牴觸者，所以異說紛起。本文嘗盡所知，加以敍述，其間如有未盡之處，還請文雅君子賜正，不勝感激。

二、文王時代的文治與武功

文王名昌，是王季的兒子。王季被殺之後，文王繼承其位，被稱爲西伯。文王卽位以後，因爲他所懸的目標是從大王以來所未完成的事業——翦商。所以他的一切措施可以說都朝着這方向走。要翦商必須從鞏固基地——岐周之地——做起。因此，文王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如何地鞏固岐周之地。這可分爲兩方面加以說明：

1. 使岐周之地的人民安居樂業，富有强盛；使這個地方的民風純樸。欲達到這個地步，首先必須提倡孝道，以孝道治家、治國，自然而然地，風尙就純厚。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禮記文王世子**與**詩經大雅思齊**中看出一些端倪。**禮記文王世子**說：

>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1]

因爲文王本身能盡孝道，所以不僅能使其妻承繼文王之母大任的美譽，而且施于兄弟，以治理國家。**大雅思齊**說：

>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
>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2]

再就是鼓勵人民耕種。爲了要鼓勵人民耕種，所以文王本身非常地謹愼勤勞，不敢荒怠放縱。**尙書無逸篇**說：

>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3]

---

[1] **十三經注疏5、禮記，文王世子第八**，頁三九一。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下簡稱十三經注疏本）。

[2] 屈萬里 **詩經釋義下**，頁二一二。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初版，四十八年三月三版。（下簡稱詩義）。

[3] 屈萬里 **尙書釋義**，頁一〇八。華岡出版部。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八月初版，五十七年十月五版。（下簡稱書義）。

由於文王能够做到這兩點，所以民心相向，士多歸之，樂爲所用，因此國勢蒸蒸日上。**詩經大雅文王**說：『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思王多士，生此王國』；[4] **尚書君奭篇**也說：『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5] **左傳僖公五年**也說：『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6]

2. 平服足以威脅岐周之地的諸侯：譬如驅逐混夷，伐密，伐邘，伐崇，敗耆等等，現在敍述於後：

㈠驅逐混夷

混夷就是昆夷也就是『高宗伐鬼方』的鬼方，地在汧隴之間或更在其西。[7] 當太王遷到岐下周原的時候，混夷曾被逐去。[8] 可是他們是出沒無常的，所以到了文王卽位的時候，他們又爲患。因爲文王剛卽位不久，對混夷採取容忍的態度，所以**詩經大雅緜篇**說：『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此或許就是孟子所說的『文王事昆夷』了。[9] 等到文王的內政措施見效，國勢逐漸强盛，道路四通八達，對混夷，便採取驅逐的政策，所以緜篇說：『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10]

㈡伐密

大雅皇矣說：

>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11]

密就是**史記**、**尚書大傳**所說的密須，其地在陝西靈台縣（今在甘肅省）。[12]由此詩可以看出，文王之所以伐密，是因爲密人不恭順，不服從文王。但何以密人會不恭順呢？**毛傳**與**鄭箋**的解釋不同：**毛傳**說：『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阮、共是文王的與國，而密人侵略他們，所以文王整軍攻打密人；**鄭箋**說：『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13] 這兩說都有其依據，陳啓源氏

---

[4] **詩義**，頁二〇三。

[5] **書義**，頁一一三。

[6] **十三經注疏本6**，頁二〇七～二〇八。

[7] 王國維 **觀堂集林卷第十三，史林五、鬼方昆夷玁狁考。王觀堂先生全集**（二），頁五六五～五八八。文華出版公司翻印。

[8] **詩義**，頁二一〇，注三六。

[9] **詩義**，頁二一〇，注三八。十三經注疏本8，孟子，頁三一。

[10] **詩義**，頁二〇八。

[11] **詩義**，頁二一四。

[12] 陳槃 **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增訂本）七、貳佰叁、密須，頁六七三～六七五。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二，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出版。（下簡稱譔異）。

[13] **十三經注疏本2**，頁五七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

> 毛以阮、共、旅爲周地名，而徂爲往。鄭以阮、徂、共爲三國名而徂旅爲徂國之旅。毛以阮共爲密人所侵而文王遏之，鄭以阮、徂、共爲密人之黨，而文王侵之。兩家之說，種種差殊。然毛之師傳甚遠，鄭說又本魯詩，非出臆見，而皇甫謐考據甚精亦用鄭說，皆非無稽之談也。先儒之說，有當竝存之，不必斷其孰是者，此類耳。[14]

其實不管是因爲阮、徂、共三國犯周而文王徵密人同往伐之，而密人不從，或者是密人侵阮遂往伐共，而文王伐之，這些地方都靠近岐周之地，[15]足以威脅周文王的翦商事業，所以必須消滅他們。

㈢伐邘

尚書大傳與**史記**都有記載文王伐邘的事。[16]邘，也有寫作『于』、『盂』的。[17]其地望，舊說以爲在河南省沁陽縣，可是據王國維氏說是在陝西鄠縣。氏說：

> 案大小兩盂鼎，皆出陝西鳳翔府鄠縣禮村溝岸間，其地西北接岐山縣境，當爲盂之封地。[18]

文王伐邘的原因，經傳未有說明，大概是因爲邘近岐周，所以爲鞏固岐周之故，文王才伐她。

㈣伐崇

詩經大雅文王有聲第二章說：

>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19]

文王爲什麼要伐崇呢？據**詩經大雅皇矣**說：

>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
>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
>
> 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20]

---

[14] 陳啓源 **毛詩稽古編**，皇清經解(二)，頁九八六～九八七。復興書局。

[15] **讀異**、冊二、頁一六三。

[16] 崔述氏**考信錄(上)**、豐鎬考信錄說：『尚書大傳及史記復有文王伐邘事。按，崇密昆夷之伐皆見於經傳，而邘未有及者，不敢信其必實。』，世界書局翻印，頁三〇。而陳槃氏則以爲**大傳**、**史記**的記載是有據的。氏說：『案上引大雅文王有聲言文王伐「于、崇」，韓非子二言「文王侵盂」、「于」、「盂」、即「邘」，足知大傳、本記不爲無據矣。』、見**讀異**冊四，邘，頁三三六。

[17] **讀異**冊四，玖捌、邘，頁三三五。

[18] 參見注[7]。

[19] **詩義**，頁二二〇。

[20] **詩義**，頁二一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知，崇是文王的仇敵，所以文王要討伐他。但是崇爲何是文王的仇敵呢？據**史記周本紀**說：

>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乃赦西伯，……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21]

可知，崇侯之所以爲文王的仇敵，是因爲他陷害文王。然而，崇侯虎爲何要陷害文王？**呂氏春秋**說是因爲崇虎侯嫉妬文王之德。**呂氏春秋**說：

> 文王修德，百姓親附，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同列爲諸侯，德不能及文王，常嫉妬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合謀，君其慮之』。紂乃囚文王於羑里。[22]

所以我們總括**呂氏春秋**，**史記**、**詩大雅文王有聲**所說，文王之所以伐崇，是因爲崇侯虎常嫉妬文王之德，因此就想陷害文王，於是進讒言於紂王，紂王便囚文王於羑里，之後崇侯虎就成爲文王的仇敵了。除此之外，**左傳僖公十九年**說崇侯亂德，所以文王聽了之後才討伐她的。[23] 關於這點**說苑**更加以發揮。**說苑**說：

>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予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予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24]

不過，崔東壁氏反對文王報私仇的說法。崔氏說：

> 聖人以救天下爲心，是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必不因一身之私恨而興師勞民，絕人之宗祀，若齊之於譚，晉之於曹衞者然。況崇侯果恐其不利於商而告之紂，其事則惡，而其心不可謂非忠於紂也：豈容遽以爲罪而滅之乎！史記此說蓋因皇矣詩有『詢爾仇方』之語，故附會之。不知『仇方』云者，乃國之仇，非身之仇也。傳云，『令尹不尋諸仇讎』；又云，『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此必崇侯暴虐，侵噬小國，而周亦被其害，故云『仇方』，奚必譖文王而後可謂之仇哉！傳云，『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是伐崇明以無道故，非以譖己故也。果因譖文王而伐之，傳豈得但謂之『德亂』乎！[25]

崔氏的說法，也有道理。很可能是因爲崇侯譖文王於先，而崇侯之所在地足以威脅

---

[21] **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頁一一六。泰順書局翻印本。

[22] **太平御覽**卷八十四引。明倫出版社翻印。頁五五三。

[23] **十三經注疏本6**，頁二四〇。說：『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

[24] **說苑**，卷十五指武，四部叢刊初編，頁七〇。臺灣商務印書館。

[25] **豐鎬考信錄**，頁三一。

文王的岐周之地，就趁著崇侯德亂而將她消滅。因爲崇國的地望是在『豐、鎬之間』[26]。

㈤敗耆

耆，或作飢、阢、黎、旨、鴟、鯊、鄴、犁、薊。其地望：一說在山西黎城縣，一說在山西長治縣，一說在河南濬縣，一說在山東鄆城縣與壽張縣之間，一說在山東堂邑、博平二縣界，一說在山東范縣，其他如河南虞城縣西南、湖北鄖鄉縣，自忠縣也都有黎的痕跡。[27]

一般說**商書西伯戡黎**的黎是在山西長治縣，也就是**史記、尚書大傳**文王敗耆的耆所在地。[28] 不過山西長治縣距岐周之地嫌遠了一點，所以楊筠如氏**尚書覈詁**以爲西伯所戡的黎是驪戎，其國在驪山下，卽陝西臨潼縣，距文王所都的豐甚近。[29] 楊氏之說比較近情。

文王卽位以後第二件要做的事是如何爭取與國。這可從三方面加以說明。

㈠施行德政，以德感化他國。

史記周本紀說：

>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30]

這也就是**大雅縣**所說的『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31]

㈡不使大國侵略小國。

墨子說：

> 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

---

[26] **讀異**册四、壹壹陸崇，頁三七七～三八〇。

[27] **讀異**册五、壹貳貳黎，頁四〇七～四一五。

[28] 同註[27]。

[29] 見**書義**，頁五四，西伯戡黎引楊氏說。

[30] **史記**，頁一一七。

[31] **詩大雅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此有兩種不同說法。其一，**傳統之說**：所謂虞芮質厥成者，卽虞芮爭田，往求質正於周，至則見耕者讓畔，仕者讓位，乃慚而平息其爭端也，此文王有以感動其性故也。其二，孫次舟氏說：所謂成者，乃兩國經過一度決裂，日後和好之謂，以此測之，虞芮二國，必曾有過一度戰爭，後乃和好，並來行成。說文曰：『質，實也。事疑慮，以人物實之也』。虞芮雖來行成，但小國與大國和好，必須有質。（此觀春秋之周鄭交質，乃戰國質人之風，可知其來有自）。所以虞芮皆以人或物就質於周。『此虞芮質厥成』之意也。案此兩說均可通。唯以詩經所言之文王，似是傳統之說較優。因文王之德之美，並非以武力服人，而是以德服人，所以孟子說文王行王道，施仁政，卽此。孫氏之說，見其著『周人開國考』，歷史與考古第二回，濟南歷史學會出版，民國二十六年二月。

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32]所以『大國畏其力』，而『小國懷其德』。[33]

㈢制定『有亡荒閱』的法令。據說這是文王得天下的原因之一。**左傳昭公七年**說：

>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先下也。……』[34]

『有亡荒閱』，杜注：『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也就是有罪的人而逃亡的，都要搜索，不許藏匿。如果我們從這段話，整個地來看，那麼『有亡荒閱』的意思就是說：有別國的人逃到文王的國境裏，文王都要搜查，不許藏匿，遣回本國去，因爲這樣地尊重別國的主權，所以別國的國君才會服從他。如果我們再把**周書牧誓篇**的『今商王受，……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35]與這裏所說的話配合起來，意義就更清楚了。

由以上三點所說的，可知歸附文王當不在少數，所以**詩經大雅縣**說：『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36]而孔子說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37]當不是虛言了。

文王卽位後的第三件事情是遷都於豐。**大雅文王有聲**說：

>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
>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
>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38]

豐，在陝西鄠縣。[39]文王建都於此，其目的是在『追承前王之志以爲孝』，[40]也就是『纘

---

[32] **國子閒詁上**，頁二二四～二二五。藝文印書館影印。

[33] **十三經注疏本6、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說：『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頁六九〇）

[34] **十三經注疏本 6**，頁七五八～七五九。

[35] **書義**，頁五八。

[36] **詩義**，頁二〇八。

[37] **十三注疏本 8**，頁七二。

[38] **詩義**，頁二二〇。

[39] **詩義**，頁二二〇，注六。

[40] **詩義**，頁二二〇，注一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太王之緒』，『翦商』之志。

文王在位五十年，這時商王紂的力量還很强大，所以文王未能滅掉商王紂，只好把這個遺緒留給了他的次子——武王。雖然文王未能滅掉商王紂，可是他已經是及身稱王了。[41]

三、武王時代的文治與武功

武王名發，是文王的第二個兒子。[42] 武王卽位之後，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緒業』，[43] 繼續以孝道治國，『撫弱耆昧』，國勢更加强盛。[44]

武王時代的文治與武功，最可稱述的還是在於建都鎬京，擧兵伐商，大行分封與營建洛邑四事。現在分別敍述於後：

1. 建都鎬京

詩經大雅文王有聲說：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鎬京在豐水之東，今陝西長安之西。[45] 武王建都於此，是爲伐商的，所以**鄭箋**說：『武王卜居是鎬京之也，……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46]

2. 擧兵伐商

伐商是武王一生事業的最高潮，也是西周史上的一件大事。所以**詩經**讚揚武王的主要有兩件事，一件是定都鎬京，一件是伐商。而定都鎬京的目的還是爲了伐商。所以詩

---

41 屈萬里 **西周史事概述二**，頁七七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本。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

42 **禮記檀弓**說：『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見十三經注疏本5，頁一〇九），而史記殷本紀集解引帝王世紀說：『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尙不知也」』。（殷本紀，頁一〇七），另外，逸周書世俘解也有說：『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孔晁氏注說：『虞公、虞仲、邑考，文王子也，皆升王於帝』。（四部備要，臺灣中華書局印，頁十）。由以上所說，文王長子是伯邑考，因爲早死或被紂王所殺，所以文王立次子武王爲太子，所以史記周本紀說：『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並不是如禮記檀弓所說的『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崔氏考信錄也認爲檀弓說不確，更認爲帝王世紀所載也有問題，他說：『按，檀弓語多失實，而伯邑考不見於經傳；然諸家書多言伯邑考者，當非妄撰。且管叔乃周公之兄，不稱「仲」而稱「叔」，亦似武王有伯邑考者。惟謂伯邑考爲紂所烹，則恐未然。』（豐鎬考信錄，頁一八）。如照崔氏之說，則伯邑考是早死，所以文王才立武王爲太子。

43 **史記**，頁一二〇。

44 **十三經注疏本6、左傳宣公十二年**說：『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杜氏注：『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頁三九一）

45 **詩義**，頁二二〇及二二一，注一六。又程發軔氏著**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頁一〇亦有說。（廣文書局，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初版，五十八年十二月再版。），下簡稱地名圖考。

46 **十三經注疏本2**，頁五八四。

經提到伐商的地方不少。譬如：

周頌武：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47]

大雅大明：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48]

魯頌閟宮：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49]

這時候，商的君主是帝辛，也就是紂王。據**史記**說，紂王是一位『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50]的人。武功也很强盛，他曾經征人方，伐有蘇。[51]只可惜他：

㈠淫逸酗酒

董作賓氏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說：『帝辛曾遊之地凡五十一，田之地三十六，內有亦田亦遊之地八』。[52]可知帝辛好田遊。好田遊，就是**尚書無逸篇**中所說的『逸』，也就是說：『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53]

酒誥說：『……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無逸**也說：『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54]可知紂王喜愛喝酒。並不是淺嘗則止，而是過度。

㈡聽從婦言

---

47 **詩義**，頁二七二。

48 **詩義**，頁二〇六。

49 **詩義**，頁二八四。

50 **史記**，頁一〇五。

51 征人方，見陳夢家氏**殷虛卜辭綜述**，第八章方國地理，第八節乙辛時代所征的人方、盂方。頁三〇一～三一二。大通書局翻印，民國六十年五月初版。伐有蘇，見**國語晉語說**：『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國語韋氏解，頁一八四，世界書局）

52 董作賓　**甲骨文斷代研究例**，頁三九五～四〇二。收在**董作賓學術論著(上)**，世界書局印行。頁四五三～四六〇

53 **書義**，頁一〇七。

54 **書義**，頁八六及頁一〇九。

牧誓說：『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史記周本紀**也說：『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55]

㈢遺棄親舊

牧誓說：『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微子**也說：『吻其耆長、舊有位人』，**論語**也說：『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56]

㈣任用非賢

牧誓說：『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召誥**也說：『厥終，智藏瘝在』，**立政**也說：『其在受德暫，惟羞刑暴德之人同在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57]

㈤荒廢祭祀

牧誓說：『昏棄厥肆祀弗答』，**多士**也說：『罔顧于天顯民祇』。[58]

㈥相信天命

西伯戡黎說：『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酒誥**也說：『厥心疾很，不克長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多方**也說：『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59]

所以政治敗壞，民心相背。[60] 牧野一戰，紂王雖然發兵七十萬（一說十七萬）以抗拒武王，結果還是大敗自焚而死。

商紂的被打敗而自焚，其原因除以上所說的之外，還有兩個值得提出來的，那就是：

(1) 紂的伐東夷：據**左傳昭公四年**說：『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又**左傳昭公十一年**也說：『紂克東夷而殞其身』。[61] 可見商紂的滅亡與伐東夷有關。

(2) **國語周語**上說：『河竭而商亡』，因爲河竭，所以『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62]

由此可知，商紂的時候，因爲河竭，所以收成不好，人民生活困苦，加以商紂的連

---

55 **書義**，頁五八。**史記**，頁一二一。

56 **書義**，頁五八，及頁五六。**十三經注疏本 8**，頁一六四。

57 **書義**，頁五八，九二，一二二。

58 **書義**，頁五八及一〇三。

59 **書義**，頁五五。西伯勘黎的西伯，**今本竹書紀年**以爲是武王。（竹書紀年八種，世界書局印行）因爲文王已及身稱王，所以武王不必再稱西伯。酒誥，見**書義**，頁八六。**多方**，見**書義**，頁一一八。

60 **僞古文尚書泰誓**(上)說：『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泰誓**(中)說：『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見**書義**，附錄三，頁一八二及頁一八三）。

61 **十三經注疏本，6**，頁七三一及頁七八五。

62 **國語韋氏解**，頁二三。

年用兵，雖然有七十萬兵，可是民無戰意，所以也就失敗而遭亡國之痛了。

3. 大行分封：

商紂雖然被滅了，武王也『憸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63] 可是商朝的潛在勢力還很大，所以武王不得不採取懷柔政策，以安撫殷遺民。另外，分封功臣親戚以鞏固所獲得的成果。以下分別敍述這兩種政策：

第一、懷柔政策：

(1) 封武庚、祿父以繼承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悅。

(2)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鹿臺，**集解**引徐廣說：『鹿，一作「廩」』，[64] 可見它是放置財物的地方。所以紂王兵敗，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據說，武王所俘獲的寶玉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65] 鉅橋，是商紂聚放食糧的地方，[66] 武王這樣做不外乎爲博取殷遺民的信任。由於戰爭、災旱，所以人民生活困苦，武王爲安頓人民，所以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爭取民心。

(3) 命畢公、衞叔釋放被商紂所囚的人民。這些人民，很可能爲了脫離紂王的惡政想逃出而被截執的，就是**召誥**所說的『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哀籲天；徂厥出執』。[67]

(4) 命『召公釋箕子之囚』，『畢公表商容之閭』，『閎夭封比干之墓』，[68] 這些人是被商紂所遺棄的，武王表彰他們，也是爲了取得殷民的歡欣。

箕子和比干的事蹟，據**史記宋微子世家**說：

>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乃被髮詳狂而爲奴。
>
>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69]

這殆取**論語微子篇**孔子稱他們爲殷之仁人和『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以及戰國時人的話融和而成。[70]

---

[63] **逸周書世俘解**，頁十一～十二。

[64] **史記**，頁一二六及頁一〇九。

[65]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頁四〇四九引**周書**說。

[66] **史記殷本紀**，頁一〇六。

[67] **書疏**，頁九二。

[68] **史記**，頁一二六。

[69] **史記**，頁一六〇九～一六一〇。

[70] **十三經注疏本 8**，頁一六四。比干剖心，見**韓非子雕蟲篇**，紂爲象箸之說見**韓非子喻老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商容，也是殷的賢人。**殷本紀**說：『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71]

第二、實行分封：

史記說：『封諸侯，班賜宗彝』。武王時所封的諸侯國，有功臣，親戚與先朝的後裔。今就可考的，加以敍述於後：

1. 功臣謀士，與周異姓的：有太公望，封呂。

史記周本紀說：『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營丘在今山東省。[72] 而傅斯年氏則以爲武王的時候，殷未大定，所以太公望之封不可能遠在山東營丘。因此他認爲太公之封當在呂，地在河南宛縣西。[73]

2. 同姓的有：

㈠魯

史記周本紀說：『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74] 而傅氏認爲周公之封當在今河南魯山縣。[75]

㈡燕

史記周本紀說：『封召公奭於燕』，[76] **燕召公世家**說：『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77] 而傅氏以爲召公之封當在河南鄭師縣。[78]

㈣管

史記周本紀：『封弟叔鮮於管』，**正義**引**括地志**說：『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79] 陳槃氏說：『案武王已克殷紂，於是封叔鮮於管，今河南鄭縣外城，卽管國城也』。[80]

㈤蔡

史記周本紀：『封弟叔度於蔡』，**正義**引**括地志**說：『豫州北七十里上蔡，古蔡國，武王封弟叔度於蔡是也。縣東十里有蔡岡，因名也』。[81] 今河南省。

㈥康

---

71 **史記**，頁一〇七。

72 **史記**，頁一二七及一二八之注一二。

73 傅斯年 **大東小東說**，**傅斯年先生全集四**。

74 **史記**，頁一二七及一二八之注一三。

75 見註[73]。

76 **史記**，頁一二七。

77 **史記**，頁一五四九。

78 見註[73]。

79 **史記**，頁一二七及頁一二八之注一五。

80 **讀異册一**，頁六二。

81 **史記**，頁一二七及一二八之注一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年來在河南濬縣出土的銅器中有康侯斧、及罍、爵、奇形刀等，其銘文都有康侯的字樣，又**史記衞世家索隱**說：『康、畿內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衞」，所以康叔的康是國名而不是諡號。而**尙書康誥**中的王是武王，所以**康誥**是康叔被封於康時之誥。所以武王時曾封康叔於康。其地在今河南省萬縣西北。[82]

㈦滕

武王封其弟錯叔繡於滕。衞邑，其確切的地點不詳，當在共的附近，共在今河南省輝縣。[83]

㈧唐

武王封其弟叔虞於唐，其地本在成周之南。今湖北之隨、棗，河南之新、鄧，都是其地。詳情當另文介紹。

㈨虞

史記吳太伯世家說：『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之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索隱**說：『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爲虞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84]

由此可知，武王封周章之弟於虞，陳槃氏說：『案，芮本舊國，西伯之世「虞、芮質厥成」是也。武、成時已有同姓爲芮伯，殆武王滅之而以封同姓矣』。[85]其地在今山西解縣。[86]

㈩原

原公名豐，文王之子，武王封之于原。其地在今山西沁水縣之原城。[87]

㈠㈠畢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說畢公爲文王之子。**史記魏世家**說，魏之先是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之後，封畢公高於畢。[88]其地在陝西長安縣西北。[89]

---

[82] 見大東小東說註五及書義，頁七六。
[83] 譯異，册一，頁三三。地名圖考，頁一〇五。
[84] 史記，頁一四四六及一四四七。
[85] 譯異，册三，頁二〇一。
[86] 詩義，頁二一〇，註四三。
[87] 譯異，册三，頁二六〇～二六一。
[88] 十三經注疏本 6，頁二五五。史記，頁一八三五。
[89] 譯異，册四，頁三三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㊂鄧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說鄧是文王之子，由**今本竹書紀年**成王時黜豐侯，可見鄧侯很可能是武王時所封。[90] 地在陝西省鄠縣。

㊃芮

陳槃氏說：『案芮本舊國，西伯之世「虞、芮質厥成」是也。武成時已有同姓爲芮伯，殆武王滅之而以封同姓矣』。[91] 其地初在陝西大荔縣芮水流域，後乃徙居於山西芮城縣。[92]

㊄郕

史記管蔡世家說，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武於成。**索隱**說：『按：春秋隱五年「衞師入郕」。杜預曰「東平剛父縣有郕鄉」。後漢郡國志以爲成本國。又地理志廩丘縣南有成故城。應劭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是古之成邑，應仲遠誤云季載封耳』。[93] 陳槃氏說成初都可能靠近寧陽，後遷濮縣東或東北，最後則遷濮縣之東南，也就是成陽。[94] 案寧陽在今山東省，如依傅斯年氏說，武王克商後，國勢不穩，其勢力還未達到山東，所以叔武所封之成，當不在山東，而是在河南洛陽附近。**路史國名紀戊**有『成乃周地』的說法。[95] 所以周地之成乃是叔武初封地，後遷至寧陽。

㊅霍

史記管蔡世家說，封叔處於霍。其地卽今山西霍縣。陳槃氏說：『案以今山西霍縣之古霍城爲霍叔所封者，蓋自褚少孫、鄭玄、杜預、酈道元以下相傳爲然』。[96]

㊆曹

史記管蔡世家說，封叔振鐸於曹。**春秋大事表**以爲在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而**路史國名紀戊**以爲在漢之定陶東北四十七濟陰界有定陶故城卽古鄄國，南二十有鄄城有鄄南山周爲鄄州。[97]

其他還有：郜（其始封地可能在河南登封縣或山西祁縣，濱河之邑，而後才遷到山東城武縣去）、郇（陝西栒邑縣，漢石扶風栒邑）、聃季載（陝西長安縣西北，西周畿內地）、毛叔鄭（始封可能在陝西扶風縣，而後遷到河南）、雍叔（陝西安康縣）。[98]

---

90 **左傳**說註[88]，**竹書紀年**，見註[59]。

91 見註[85]。

92 **讖異**，册三，頁二〇二～二〇三。

93 **史記**，頁一五六四。

94 **讖異**，册二，頁一八六。

95 **路史**，册二，**國名記卷戊**，頁三，成。臺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96 **讖異**，册三，頁二八三。

97 **史記**，頁一五四六。**路史**册二，頁三。

98 郜，**讖異**，册二，頁一九六～一九九。郇，**讖異**，册四，頁三三三～三三四。聃，**讖異**，册四，頁三二四～三二五。毛，**讖異**，册四，頁三二二～三二三。雍，**讖異**，册四，頁三二六～三二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上郜、鄗、毛、雍，雖然舊籍未載在何時所封，可是因爲他們都是文王之子，[99]所以可能是在武王時封的。而聃季載，**史記管蔡世家**說，武王克殷之後，在分封功臣昆弟的時候，康叔封與聃季載，因年紀小，沒有封。接著說，成王時，封康叔於衞，聃季載於聃。其實康叔與聃季並非年少，此由**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衞康叔封布茲』，可知，而且康叔在武王時已封於康，所以聃季載的封聃很可能是在武王的時候封的。

3. 先朝後裔：

㈠焦

神農之後，其地**集解**引**地理志**說在弘農郡陝縣。卽今河南省陝縣。其後此地改封姬姓，故有姬姓之焦。[100]而姜姓之焦則遷於山東嘉祥縣。[101]

㈡祝

黃帝之後任姓，其地可考的有四：[102]

①祝丘：卽山東臨沂縣東南之卽丘城。

②祝柯：卽今山東長淸縣豐齊鎭北二里。

③祝其，亦卽夾谷：祝其故城，在今江蘇贛榆縣西五十里；夾谷山，在縣西南五十里。而顧炎武氏以爲夾谷山在今山東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又說夾谷在萊蕪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縣界。

④古祝國：在今山東歷城縣。

史記正義引服虔說在東海郡祝其縣。

㈢薊

帝堯之後，其地**集解**引**地理志**在燕國的薊縣。在今河北大興縣。

㈣陳

帝舜之後。其地，**正義**引**括地志**說在陳州宛丘縣。今河南淮陽縣。

㈤杞

大禹之後，地在河南開封府杞縣。後遷山東。

以上見於**史記**所說。[103]

㈥鄫

顓頊苗裔鄫挾，武王時所封。始封地在漢時屬江夏郡鄫縣，在唐時屬黃州黃岡縣，

---

[99] 見註[98]。

[100] **史記**，頁一二七及注七。**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說：『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十三經注疏本，頁六六七）。

[101] **嘉祥縣志**說：俗傳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山東通志(三)**卷三十五疆域志第三古蹟二，頁一四一〇，華文書局。

[102] **謚異**，册五，頁四四五～四四九。

[103] **史記**，頁一二七～一二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即今湖北黃岡縣。[104]

㈧莒

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於莒，初都計，後徙莒。[105]計，**漢書地理志**作『計斤』，屬琅邪郡，顏師古氏說就是**春秋左氏傳**所說的介根，其地在今山東膠縣西南。莒，在今山東莒縣縣治。[106]

㈨許

伯夷之後文叔，武王時所封。地在今河南許昌縣。[107]

㈩宿

大皞之後，武王所封。始封地在今安徽宿縣。[108]

㈠州

炎帝之後，周武王時所封。其始封地可能在河內州縣，故城在今河南泌陽縣東南四十里，而後遷於山東。[109]

㈡鄫

禹之後，武王所封。其初封地在河南滎陽鄫水城，後遷山東嶧縣。[110]

㈢黎

西伯戡黎之黎，其地依楊氏說是在陝西臨潼縣。到武王滅商紂之後，封湯之後於山西長治縣。

㈣薛

仲虺之後，武王時封。地在魯國薛縣。[111]

4. 營建洛邑

武王滅商紂後，想營建洛邑。可是未具規模，武王卽感不豫，克殷後二年卽崩。所以**史記**說：

> 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雖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112]

---

[104] **讀異**，冊二，頁一三一～一三五。**錢穆　史記地名考**，頁五八〇，邾。龍門書店印行，民國五十七年九月。

[105] **十三經注疏本 6**，**左傳隱公二年**，莒人入向，疏，頁四一。

[106] **漢書(二)**，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上)**，頁一五八六。明倫出版社翻印。**地名圖考**，頁一〇六。

[107] **十三經注疏本 6**，頁七八。**讀異**，冊二，頁一四四。

[108] **路史國名紀甲**，頁二。**讀異**，冊二，頁一四六。

[109] **讀異**，冊三，頁二〇七～二〇八。

[110] **讀異**，冊四，頁二九八～三〇五。

[111] **十三經注疏本 6**，頁七九。

[112] **史記周本紀**，頁一二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崔氏認爲這一段『本逸周書之文，其意淺而晦，其詞煩而澀，與**尚書**大不類。且周公之宅洛以殷民之遷也；是時不惟未遷，兼亦未畔，宅洛何所取焉？將以爲朝會道里均也則又無一言及之。蓋後世之人聞周公之宅洛而不得其故，揣度之而以爲武王之所命耳』。[113]其實，武王滅商紂之後，局勢未穩，所以他必須一面採取安撫政策，一面分封功臣親戚。雖然如此，可是他還是不放心，因爲西方鎬京畢竟與殷及殷東距離太遠，所以他要營建洛邑以備事急。事實上，武王的思慮在他死後就出現了，那就是殷人的起來復國。只可惜武王之營建雒邑只粗具規模，由於東方的起兵，所以停頓下來，一直到東方平定之後，才再繼續營建。因此**史記**這一段還是可以相信的。

四、成王時代的文治與武功

成王名誦，是武王的兒子。成王卽位就遭遇到東方的殷民復國運動，加上管叔、蔡叔的不滿周公而放出謠言，致使局勢呈現出險惡。關於這種情形，我們可以從**書經大誥**中看出它的嚴重性。**大誥**說：

>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並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114]

成王一卽位就碰到這樣辣手的問題，所以成王頭一件事就是平定亂事，然後才能談治國。在未談到成王平定亂事之前，我們先敍述一下管叔、蔡叔之所以作亂與殷民復國的原因。

(一)管叔蔡叔作亂的原因：

關於管叔、蔡叔作亂的原因，歷來解釋不同，茲就所知列舉如下：

1. **史記**說：

>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1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113] **皇鑑考信錄卷之三**，武王下，頁二九～三四。

[114] **書義**，頁七〇～七二。

[115] **史記周本紀**，頁一三二。

這是本諸**周書金縢篇**爲說的。**金縢**說：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116]

由此可知，管叔、蔡叔之作亂，是因爲他們懷疑周公所以放出謠言。可是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呢？這有三種解釋：

(1) 錢穆氏說：

若傳子，則成王尙幼，不足支此危局，若傳弟，先應及管叔，周公知管叔不足膺此重任。若傳賢，自屬周公。然周公居中主政，嫌於自取，不得已乃奉孺子王而攝政。管叔不瞭解周公之苦心，武庚乘機煽惑，三監轉聯殷畔。[117]

(2) 江聲氏說：

管叔生當武王、周公之間，習聞商王舊法，兄弟相及，謂武王崩，嗣王幼，次當及己，今己爲監于殷而公居攝，疑公蓄異志而踊遺己，故有是流言爾。[118]

(3) 孫海波氏說：

周之宗法異于殷人者，一爲兄終弟及，一乃父承子繼。周公之雄才遠略，與武王有手足之親，當武王之喪，成王幼弱，天下洶洶，彼周公者，何嘗不欲循殷兄終弟及之制，代成王而自立乎？而三叔目擊時艱，不忍緘默，使祖宗之舊法更張，所以流言于國者，殆不滿周公之所爲而思有以自立耳。[119]

2. 陳啓源氏說：

文王之伐密也，管叔諫曰：『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見說苑指武）是或一見也，所以有啓商之役與！』[120]

其實，管蔡只是懷疑周公而已，並沒有反叛周朝的意思。他們之所以反叛周朝是因爲他們相武庚以治殷。而武庚早就有恢復故國之心，只是時機的問題而已，剛好武王死，加以周朝的內部不穩，管、蔡的流言，所以給予了武庚及殷遺等的有機可乘，這就是**左傳定公四年**所說的：『管蔡啓商，惎間王室』[121]。而管、蔡是相武庚治殷的，責任所在，因此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之下只好作亂了，所以陳賈說：『管叔以殷畔』[122]。如依江氏的解釋是頗有商榷的地方，因爲周朝繼承法在周初是還未定型，嫡長子的繼承法還未建立起來，所以才有太王傳位給王季，王季傳位給文王，而文王傳位給武王的事

---

116 **書義**，頁六九。

117 錢穆 **國史大綱**(上)，頁二六。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初版，五十七年十月臺十二版。

118 江聲 **尙書集注音疏**，頁四一五〇，**皇清經解六**，臺灣復興書局。

119 孫海波 **記周公東征**，**禹貢半月刊**(二)，第二卷第十一期，頁四一〇。臺灣大通書局翻印。

120 **毛詩稽古編**，頁一一三五。

121 **十三經注疏本 6**，頁九四九。

122 **十三經注疏本 8**，孟子公孫丑下，頁八一。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情。這種繼承法可以說是傳給諸子中較爲賢能的人，也可以說就是傳賢。而周公是賢者，所以武王想傳位給他，**逸周書度邑解**說：『乃今我兄弟相後，我筮龜其何所，卽今用建庶建』，朱佑曾氏解釋庶建說：『不傳子而傳弟，故曰庶建』，然道說管、蔡不知武王之意？可是周公『恐泣涕共手』，很可能因爲周公不肯，所以**武儆解**說：『命詔周公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五權解**也說：『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于周，維在予考，克致天之命，汝惟敬哉，先後小子，勤在維政之失，政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克中無苗，以保小子于位」……』[123]而錢氏與孫氏之說是有部份道理。

至於陳氏之說是不太合理的。因爲管叔之諫文王時所說的話是不太可能到武王死後、成王卽位時才發作。

(二)武庚及殷遺之亂的原因：

關於武庚及殷遺之亂的原因是由於他們要復國。這種復國思想在商紂被滅亡時就已經有了，只是時機的問題而已，因此武王一死，管、蔡的流言，造成他們的機會。這些我們可以從前引的**尚書大誥**：『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及**尚書大傳**：『奄君蒲姑謂滕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124]中可知。

其次，再談成王的平定亂事。

㈠平定亂事的主帥：關於平亂的主帥，歷來說法不一，就以戰國秦漢時的記載便有三種：

甲、以周公旦爲主帥者：

①荀子儒效篇說：

周公……殺管叔、虛殷國。[125]

②韓非子說林篇上說：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126]

③商子賞刑篇說：

昔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127]

乙、以成王爲主帥者：

尚書序說：[128]

---

123 朱右曾 **逸周書集訓校釋**，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年十一月臺一版。

124 **尚書大傳卷二**，頁八三，**叢書集成初篇**，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125 王先謙 **荀子集解**，頁一六一～一六二。臺灣藝文印書館印行。

126 梁啓雄 **韓子淺解**，頁一九二。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127 **商君書卷第四，賞刑第十七**，頁八。四部備要，中華書局。

128 **書義**，附錄二，頁一六六～一七〇。

①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②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

③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④成王既踐奄，遷其君於蒲姑作將蒲姑。

⑤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⑥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丙、以周公奉成王之命者：

史記周本紀說：

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叛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129]

另外，**史記管蔡世家**，**殷本紀**、**宋微子世家**，**魯世家**都有周公奉成王命的說法。[130]

以上三說，可以說都是事實的一部分。因爲管、蔡之亂與武庚等的復國運動，聲勢浩大，局勢非常的險惡，所以成王親自率軍前往平定管、蔡的作亂，以澄清流言，一方面派周公率軍直接前往討伐武庚，雙管齊下，等到管、蔡亂平之後，成王再前往伐祿父等東夷。所以當武庚等反時朝內有因『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而不主張征伐的，成王當時就誥命說：

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並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131]

在成王的意識裏面，似乎認爲管、蔡的作亂是沒什麼大了不起的事，只要他一到亂馬上就會被敉平，主要的對象還是武庚等的復國運動。所以在誥命中常提到殷，而不提管、蔡。

除了**尚書周誥**提到成王東征之外，還有銅器銘文裏面也有記載，譬如：

小臣單觶：

---

129 **史記**，頁一三二。

130 **管蔡世家**說：『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頁一五六五）；**殷本紀**說：『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頁一〇九）。**宋微子世家**說：『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頁一六二一）。**魯周公世家**說：『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頁一五一八）。

131 **書義**，頁七五。

王後反克商，在成自，周公錫小臣單貝十朋，用乍寶隣彝。[132]

洀嗣土逨毀：

王來伐商邑，延令康侯鬲于衛，洀嗣土逨眾鬲，乍毕考隣彝。[133]

宜侯矢毀：

佳三月辰在丁未□□珷王、成王伐商圖，𨟻省東國圖。……[134]

另外銅器銘文中也有提周公東征的。如**塑方鼎**：

佳周公于征伐東夷，豐白、尃古，咸哉。……[135]

詩經豳風破斧也有提到。**破斧**說：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136]

因爲成王、周公都是率軍東征，所以**左傳**裏面有說成王殺管、蔡的，也有說周公殺管、蔡的。如：

左傳定公四年說：

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

左傳昭公元年說：

周公殺管叔又蔡蔡叔。

在這裏順便提一下，與這問題有關的，那就是成王卽位的年齡與周公稱王的問題。這個問題，歷來討論的很多，茲就近人討論的加以說明如下：

1. 關於成王卽位時的年齡問題：

史記魯周公世家、蒙恬列傳，淮南子要略篇，後漢書桓郁傳等都主張成王卽位時還在襁褓之中；而賈誼**新書**則以爲六歲；鄭玄注**尚書金縢篇**則認爲是十歲；而**尚書僞孔傳**

---

132 小臣單觶，郭某氏、容庚氏、吳闓生氏以爲是武王時器。郭說見**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一）頁一，與（三）頁二～三，臺灣大通書局翻印。容說見**商周彝器通考**（上）第四章時代，頁四一，哈佛燕京出版社，吳說見**吉金文錄卷四**，頁六九一，臺灣樂天出版社翻印。而陳夢家氏以爲在成王時代。陳說見**西周銅器斷代**(一)，頁二四。陳氏釋後反爲後紐，字作𡰥，从厂从圣。圣就是掘，此處假爲屈、詘、絀、黜。王後紐克商，是成王第二次克商，卽克武庚之叛，武王伐紂，卽第一克商。

133 洀嗣土逨毀，容庚氏以爲是武王時器，楊樹達氏則以爲是成王器。容說見前註，楊說見**積微居金文餘說**卷一頁二四四～二四五。**積微居金文甲文說合訂本**，大通書局翻印，民國六十年二月初版。此器貝塚茂樹氏釋爲檀伯達毀。說見**中國古代史學の發展**，第一章金文學の發展，二、周代の金文。弘文堂書房。若依容氏說，則銘文應是記武王伐商，封康侯鬲于衛的事，這種說法與史實不符。

134 參見註[131]。

135 塑方鼎，吳闓生氏釋爲周公東征鼎（**吉金文錄**，頁四四八）陳夢家氏釋爲塑方鼎(**西周銅器斷代**(一)，頁三二)。吳其昌氏又以爲是豐伯塑鼎（**金文厤朔疏證續補**，頁三三一），陳、吳二氏均以爲是成王時器。

136 **詩義**，頁一一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則以爲是十三歲。到清代崔氏**考信錄**與民國楊筠如氏都以爲成王卽位時已不是幼年。時人屈萬里氏更明確的說：『成王卽位時或者已到二十歲以上』。[137]

2. 成王與周公的關係：

韓非子難二篇，藝文類聚卷六引**尸子**的話都主張成王年少，周公假爲天子。近人徐復觀、黃彰健二氏更加以發揮。另外、崔述、楊筠如、屈萬里、程元敏諸氏均持相反的意見。[138]

我們從上引的銅器銘文中記載成王的東征，可知成王的年紀並不小，周公並沒有稱王的說法比較合理。

(二)平亂所經地區

根據金文的記載，當時除了伐商邑以外，還有東夷、東國。孫海波氏根據**後漢書東夷傳**：『武乙衰微，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至中土，及武王滅紂，肅愼來獻楛矢石弩。管蔡叛周，及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之言，而認爲今之淮泗以迄東海，內及山東，都是古東夷所據的地方。而東國是指徐夷，吳、越，**楚語**：『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韋注：『諸夏、陳、蔡。東國、徐夷、吳、越』。[139] 所以東夷、東國都是總稱，大抵是殷東之地，所以**逸周書作雒解**、**尙書大傳**、**史記**中所記載的淮夷、奄、徐、熊盈都是東夷之族。

在金文中還提到東夷，東國範圍內的地名，現在分別敍述於後：

1. 大保簋：

> 王伐彔子聖，𠂤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無譴。王遲太保易休余土，用茲彝對令。[140]

這裏提到彔、𠂤、余三個地方。

彔，歷來學者釋爲國名。郭某以爲就是**春秋文五年**『楚人滅六』之六，陳槃氏從之，而日本貝塚茂樹氏與白川靜氏更以爲是武庚、祿父的祿父，與武庚是兩人。而且白川靜氏認爲武庚之亂與管、蔡一起，而祿父之亂與奄君薄姑有關。他說：

---

137 **鬳簋考信錄**，周公相成王上，楊氏說見『周公事蹟的傳疑』**中大語史所週刊**，八集九一期，頁一一～二〇。民國十八年七月。屈氏說見『**西周史事概述**』。

138 徐復觀氏說見『與陳夢家屈萬里兩先生商討周公旦曾否踐阼稱王的問題』（**東方雜誌復刊號**六卷七期，頁三八～四九）。黃彰健氏說見『釋周公受命義——並論大誥、康誥「王若曰」的王字應指周公』（**大陸雜誌**四六卷五期，頁四八～五九）。崔、楊兩氏說見前註。屈萬里氏說見『關於所謂周公旦「踐阼稱王」問題敬復徐復觀先生』（**東方雜誌復刊號**七卷七期，頁三〇～三九）。程元敏氏說見『周公旦未曾稱王考(上)(下)』（**孔孟學報**第二十八期，頁一一三～一四二，第二十九期，頁一～二六）。

139 孫海波 **周金地名小記**，**禹貢**第七卷第六、七合期。

140 太保簋，郭某氏、陳夢家氏、容庚氏均以爲是成王時器。郭說見**圖錄及釋文**(三)頁二七。陳說見**斷代**(二)，頁七九。容說見**通考**頁四六。遹字依**魯師之說**。**魯師說**：『王烝大保，錫休余土。烝乃遹之古文，讀如征。遹征古音同屬安部溪紐，嘉說之意。錫休爲同義學語。此句應解爲「王嘉設大保之功，因賞錫余方以爲封邑也』。

思うに武庚と祿父の亂はもとより相關聯するものであるけれども叛そのものは別個に起されたもので，武庚の亂は二叔を引き入れてのとこであり，祿父の亂は尙書大傳によると奄君薄姑の勸めるところであつた。それで祿父の亂後，引きつづいて踐奄の役が行われたのである。[141]

武庚與祿父很可能是二人。祿父的封地歷來無說。**風俗通姓氏篇（下）**說，逯、秦邑，其大夫封泉因氏焉；**萬姓統譜**說祿在陝西扶風。[142]這可能成王滅祿父以後將他遷到陝西去的，周武王滅紂王之後，所封祿父必在殷東。陳夢家氏以爲其地近楚，而楚本居淮水下游，亦卽江蘇北部。[143]

𣪘，有些學者解作語詞，或解作往，而柯昌濟氏以爲是國名，丁山氏更明確的指出，其地當今河南永城縣境，地近淮水。[144]

余，吳闓生氏以爲卽徐。徐的地望不止一處，河北、山東、安徽均有，陳槃氏以爲是河北易縣附近的徐河、徐水、徐土爲北燕之屬地。[145]而白川靜氏則以爲余與朱字相近，是殷的故地，卽今河南東部之地。[146]

本器記載成王討伐彔子耳的時候，𣪘反了，成王就命令大保去平定，太保沒有負命而將𣪘討平，因此成王就將徐土賜給太保。

2. 小臣謎簋：

𣪘東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師征東夷。唯十又一月，遣自𡆥師，述東陑，伐海眉，雩厥復歸在牧師。白懋父承王令錫師遽征自五齵貝。小臣謎蔑曆眾錫貝，用作寶隣彝。[147]

這裏提到的地名有𡆥師、東陑、海眉、牧自、五齵等。

𣪘，上面已經說過有釋爲語詞，有釋爲往的。而柯、丁二氏以爲國名，在這裏不能當國名，如當國名的話，必與上述衝突，上述的征伐者是太保，這裏的征伐者是白懋

---

141 武庚與祿父爲兩人之說，貝塚茂樹氏引**尙書大傳**及**論衡恢國篇**以立說。氏說：『伏生の尙書大傳には「武王殺紂。立武庚而繼公子祿父」。（邶鄘衞譜正義引による）とあり、鄭玄は之に注して、繼者以武庚爲爾後也として武庚と祿父とを一人の異名としてゐるが、論衡恢國篇には「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とあつて二人としてゐる樣にも見える』。（殷末周初の東方經略に就いて。收在中國古代史學の發展書中，頁四一七）。白川靜氏見『詩經稿第一章國風の地域姓と詩篇の特質』，頁七四。

142 **風俗通姓氏篇下**，頁七四，叢書集成初篇，民國二十六年初版。**萬姓統譜**，新興書局翻印，頁一五二四。

143 見**斷代(二)**，頁八一。又郭某令𣪘亦有說。（見**圖錄及釋文(三)**頁三）。

144 柯說見『大保𣪘』，**雙劍誃古錄跋尾丙篇**，華文書局翻印，頁六一〇。丁山氏說見『𣪘方考』，**史語所集刊第二卷第四分**，頁四一九～四二二。

145 **譌異**，冊三，頁二七一～二七四及冊一，頁七七～八三。

146 白川靜 **金文通釋第二輯**，大保𣪘，頁六五。

147 小臣謎𣪘，郭某氏、陳夢家氏、容庚氏均以爲是成王時器。郭說見**圖錄及釋文(三)**，頁二三；陳說見**斷代(一)**，頁三四；容說見**通考**頁四六。

父，而且從整個銘文來看，還是語助詞較順。如果獻當國名的話，下面應該說白懋父以殷八師伐獻，或伐獻東夷。而不會只是說伐東夷。

𠂤師，吳其昌氏以爲洛陽附近。[148]遣自𠂤師的遣，有的學者解作人名，如果是人名的話，那麼白懋父伐東夷，而遣則伐東阱、海眉了。這樣的解釋非但使整個銘文複雜，而且也不容易說得通，因爲後面說白懋父承王命錫師，小臣謎是從征之一，所以作此彝器。顯然地，白懋父是主帥，如果另外有遣這個人的話，應該以遣爲主，所以此處的遣應該是動詞。這樣整個銘文就容易懂了。

東阱，楊樹達氏不以阱爲地名，他以『遣自𠂤師述東，阱伐海眉』爲句讀，可是無說，茲不取。阱，吳其昌氏以爲就是『滕』字，也就是**漢書地理志**沛郡公丘縣所說『侯國，故滕國。』的滕，也就是春秋時代滕薛的滕，地在今山東滕縣附近。而陳夢家氏則以爲是指泰山山脈或勞山山脈的北麓。[149]

海眉、解銘文者，大都以爲是濱海的地區。因此，東阱、海眉，應該是指一帶區域而非專指一地名，所以還是陳氏之說比較順。

牧師，解銘文者，大都認爲就是朝歌牧野。

五𠂤，吳闓生氏以爲是海濱的鹵地，陳氏以爲指海眉之諸隅，也就是古萊夷之地。[150]

由本器銘文知道，白懋父伐東夷是從𠂤師出發，經過牧野再往東沿着泰山或勞山的北麓，到達海濱古萊的地方又回師到牧野。

3. 塑方鼎（一名周公東征鼎）：

佳周公于征伐東夷、豐伯、尃古、咸戈。公歸𠂤於周廟。戊辰，𠂤秦𠂤，公賞塑貝百朋，用乍障彝。

這裏提到兩個地名：豐伯、尃古。

豐伯，或以爲就是文王之子的酆伯。而陳夢家氏則以爲是東方的豐伯，地在今曲阜西南方。[151]

尃古，就是薄姑，一般以爲卽山東臨淄西北五十里的薄姑。其實若以小臣謎簋來看，伯懋父伐東夷，薄姑就在他的範圍之內周公征伐東夷決不會跑到山東臨淄西北的地方去。因此，這裏的薄姑可能就是琅邪郡的姑幕，地在山東諸城縣之南五十里。[152]

4. 𡆥鼎：

佳王伐東夷，濂公令𡆥眔史旟曰：『以師氏眾有嗣復國𢦚伐滕。』𡆥孚貝，𡆥用

---

148 **金文麻朔琱鼎續補**，頁三三七～三三八。

149 楊氏說見**積微居金文甲文說**，小臣謎簋跋，頁一二二。吳氏說見註[148]，頁三三九。陳氏說見**斷代(一)**，頁三四。

150 吳氏說見**吉金圖錄**，頁五五五。陳氏說見**斷代(一)**，頁三四。

151 **斷代(一)**，頁三二～三三。

152 同註[51]。

作寶公寶隣彝。[153]

這裏提到的地名只有豫。

豫，陳氏以爲可能是『能』，當指熊盈之熊。[154]而郭某以爲是豫州的豫，他說：

說文云：『豫，象之大者，从象予聲』，此从肉，蓋亦喻其物之大也。古豫州之野必有國名豫者，故周末僞者造擬九州，卽因豫以爲之名。其豫字則本作豫也。[155]

吳其昌氏也說：

『豫』，地名，其字從『象』。按河南古爲產象之區。左氏襄公七年傳云：『公會晉侯……于鄬。』杜預注：『鄬，鄭地。』『爲』卽『象』，『鄬』卽『鄭』也。其後隸書『邑』作『阝』，與『予』同形，故『邑』旁誤爲『予』旁，而爲『豫』字，『豫』者，『象邑』也，故中州爲豫州。實則省邑亦同，豫州實象州耳，此作『豫』，明其地產象，蓋爲『鄬』『鄭』『豫』之初文。則其地實爲今之河南可知。[156]

案、郭、吳二氏之說較爲有據。說詳下員卣。

5. 員卣：

員從史旟伐會，員先內邑。員孚金，用作旅彝。[157]

這裏提到的地名有會。

會，陳氏以爲字應作曾，卽繒或鄫地。在今山東嶧縣東八十里，在鄒城之西，淮水之北。孫海波氏說同，吳其昌氏則以爲地在河南歸德府睢州府。而郭某，白川靜二氏則釋爲鄫。地在今河南密縣東北五十里，與新鄭接壤。[158]

案曾，金文大都作（曾伯霖簋）、（曾伯陭壺）、（曾子㠯簋）、（曾子趩簋）、（曾子仲宣鼎）、（曾大保盆）、[159]均與此不同。而且鄘鼎記載，濂公令鄘及史旟說『以師氏及有嗣後國戡伐豫。後國當指後方的國家，而員是從史旟伐鄫的，所以鄫絕不會是遠到山東嶧縣的鄫。再就是成王曾伐楚白，在鄒，而鄫在山東嶧縣是在其範圍之內，絕對不會叫員與史旟去討伐的，所以還是以河南之地爲是。

6. 令毀：

---

153 鄘鼎，陳夢家氏、郭某氏、容庚氏均以爲是成王時器。陳說見斷代(一)，頁三八；郭說見圖錄及釋文(三)頁二八；容說見通考，頁四七。

154 斷代(一)，頁三八。

155 圖錄及釋文(三)，頁二八。

156 金文麻朔疏證續補，頁三四〇～三四一。

157 員卣、郭某、容氏以爲是成王時器。郭說見圖錄及釋文(三)頁二八；容說見通考，頁四七。

158 陳氏說見斷代(一)，頁三八。吳氏說見金文麻朔疏證續補員卣，頁三四一。孫氏說見金文地名小記。郭某說見圖錄及釋文(三)，頁二八，白川靜氏說見金文通釋第五輯二〇員卣，頁二二五～二二六。

159 見圖錄及釋文(二)，頁二〇七、二〇八、二〇九、二一〇、二一一。

佳王于伐楚白，在炎。……[160]

楚、郭某說是淮夷，淮、徐初本在淮水下游，爲周人所迫始遡江而上至于鄂鄷。

炎、郭某說是春秋時鄅國之故稱，漢屬東海郡、今爲山東郯城縣。而陳氏以爲西周初之鄅與春秋之鄅不在一地。西周之鄅卽譚，地在今歷城縣東七十五里龍山鎭，而春秋之鄅是周初滅炎之後南遷的，地在今郯城縣西南。[161]

案，成王伐東夷。彔、楚、鄅都在東夷之內，而鄅是河南永城縣，是太保所征服。楚在淮水下游之地，那麼鄅絕不會遠到歷城縣去，所以鄅還是以近淮水之鄅城爲是。

由上面所提到的地名以及東征的路線，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假設：

1. 成王平定管、蔡之亂後，卽率軍再向東伐彔子，以及楚。也就是淮水流域一帶，包括河南、安徽、江蘇、山東的交界地區。

2. 周公平定武庚之亂後，再向東伐奄（卽山東曲阜）及豐，再進到山東諸城縣。包括山東省中部及靠海地區。

3. 伯懋父以牧野爲根據地，沿泰山、勞山的北麓一直到海的地區（包括萊夷），也就是山東省北部一帶。

成王等平定亂事之後，如何來處理戰後的問題，穩定已獲得的戰果和鞏固周朝的勢力？的確，他們曾經下了一番功夫，費了一番的苦心。下面我們就從一方面，一一的加以說明：

首先，成王從新調整封地，使周朝的勢力伸展到東部，現在就所知敍述如後：

1. 魯

成王封周公子伯禽於魯，魯頌閟宮說：『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162]。其地在山東曲阜縣。

2. 蔡

成王封蔡叔度之子胡（字仲）於蔡，其地卽河南上蔡。

3. 衞

成王封康叔子康侯鼓於衞，地屬河南衞輝府淇縣。[163]

4. 滕

[160] 陳夢家、郭某氏、容庚氏均以爲是成王時器。陳說見斷代(二)，頁六〇；郭說見圖錄及釋文(三)，頁三六。容說見通考，頁四三。

[161] 郭說見註[160]；陳說見斷代(二)，頁六〇~六二。

[162] 詩義，頁二八四。

[163] 見掘文：『論徙封於衞者非康叔封』（大陸雜誌，第四十三卷第四期，頁二八~三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武王封叔繡於滕，陳槃氏以爲衞邑之滕，是其舊居，而山東滕縣可能是徙居。[164]愚以爲武王封叔繡於衞邑之滕，等到成王平定亂事之後，再封叔繡之子於山東滕縣，就如伯禽之封魯一般。

5. 晉

成王改封燮父於晉，地在汾水下游。汾、澮之間，今山西臨汾、曲沃、翼城之地。

6. 燕

武王時封召公奭於燕，其地在河南郾城縣。成王平亂之後改封之於玉田縣之燕山。[165]

7. 齊

成王徙封太公望之子呂伋於齊，今山東臨淄。[166]

8. 楚

史記楚世家說：『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衞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丹陽，**集解**引徐廣的話說是在南郡枝江縣，而**正義**說：『顧容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輿地志云秭歸東有丹陽城，周廻八里，熊繹始封也。』[167]而**左傳昭公十二年**說：『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荊山，杜注說在新城沶鄉縣南。[168]程發軔氏說：『禹貢：「荊及衡陽爲荊州。」案荊州以荊山得名，山脈綿亘於江漢之間，由湖北之房縣保康至南漳荊門縣境皆是，其主峯在南漳縣西南。』[169]蓋楚之活動曾在這些地區。陳槃氏說：『至于楚族早年之活動，當遠屆于今陝西之隴縣，厥後由此而向東南移徙，因周室封建，遂國丹陽。』[170]

成王所封之楚與上節所說的成王伐楚伯之楚，殆係兩系。

9. 祭

成王封周公子於祭，其地據江永氏說有三：一爲長垣縣之祭城。長垣卽今河北長垣縣；一爲管城之祭城。管城爲鄭州，卽今河南鄭縣；一爲開封中牟之祭亭。中牟，卽今中牟縣。陳槃氏引高士奇氏說管城之祭與中牟之祭爲一事，二祭同在鄭州。而江氏疑長

---

164 **讀異**册一，頁三三。

165 **讀異**册一，頁八〇。

166 **讀異**册一，頁八七。

167 **史記**，頁一六九一—一六九二。

168 **十三經注疏本 6**，頁七九四。

169 **地名圖考**，頁二一八。

170 **讀異**，册二，頁一一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垣之祭爲周公之子始封之地，後乃西徙。[171]

10. 邢

成王封周公旦子靖淵爲邢侯。地在今河南溫縣東二十里。[172]

11. 邘

成王封其弟於邘，地在陝西鄜縣。[173]

12. 宋

史記周本紀說：『以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地在河南商邱縣。[174]

由上面的敍述，魯由河南伸展到山東，齊也由河南遷到山東，燕由河南遷到河北，晉由河南的唐遷到山西的中部，使西周的勢力拓充到海，北部到蠻貊戎狄的境界，形成一種開展的局勢。

其次，對殷遺民採取分遷的政策。**左傳定公四年**說：

> 分魯公……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175]

另外，成王把一部分的殷民遷到洛邑，並以他們經營洛邑。**尚書多方**說：

>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屈萬里氏解釋說：『遷居西爾，謂使爾遷居於西方也；指遷居雒邑言。』[176]**尚書召誥**說：

>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177]

成王又把祿父這一族遷到陝西，所以**萬姓統譜**中記載扶風有祿氏，是紂子祿父之後。[178]

這種分遷政策，是爲了統治上的方便而做的，一方面分散其勢力，一方面就近可以控制。

再其次，就是營建雒邑，以周公留守雒邑。[179]由這件事也可說明，**金縢篇**說：『公將不利於孺子』以及周公稱王之說是不可能的。如果周公有稱王或如管、蔡所流言，則成王將不敢命周公留守雒邑，可見成王對周公是非常的信任，而周公也是以誠心來輔助

---

171 **譙異**，册二，頁一四九～一五〇。

172 **譙異**，册二，頁一八二～一八四。

173 **譙異**，册四，頁三三五～三三七。

174 **史記**，頁一三二。**譙異**册二，頁一一六～一二一。

175 **十三經注疏本 6**，頁九四七～九四八。

176 **書義**，頁一〇五。

177 **書義**，頁九一。

178 **萬姓統譜**，頁一五二四。

179 **書義**，頁九九，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王的。

成王營建雒邑的目的，一方面是完成其先王的遺志，因爲這個地方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一方面可以就近控制東方的殷遺民。成王平定亂事之後，殷遺民的中心主要有三個，除了雒邑之外，還有衞、宋。雒邑周圍都是周朝姬姓的封地，又近鎬京所以這地方的殷民是不敢有所萌異志的。如果會再有問題的話就是衞、宋。而宋是微子所封之地，微子從武王滅紂之時，卽『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180]所以成王封之於宋以存殷祀應該是不會有變的，因此有問題的是衞，可是周封燕於衞之北，齊、魯於衞之東，一有變的話，卽使燕、魯、齊不能來救，洛邑亦可立卽派兵救援。

錢穆氏說此時西周有一個强有力的建國形勢，也就是指此，他說：

> 魯齊諸國皆伸展東移，鎬京與魯曲阜，譬如一橢圓之兩極端，洛邑與宋則是其兩中心。周人從東北東南張其兩長臂，抱殷宋於肘腋間，這是西周的一個立國形勢。[181]

在這裏，我們想順便提一下，就是**史記**記載營洛邑有在伐東夷，踐奄之前的，也有在其後的。**史記周本紀**說：

>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旣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作多士，無佚，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東夷，踐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182]

這是說營洛邑在伐東夷、踐奄之前，而**魯周公世家**說：

> 管、蔡武庚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成王七年二月乙未，……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遂國之。[183]

這是說營雒邑在伐東夷、踐奄之後。兩說當以後說爲較近情理。因爲營成周雒邑，必是諸侯咸服，天下安定時，才能進行。如果是前說的話，東夷未定，奄未平，而且必須踐奄之後，方能封伯禽於魯。所以傅孟眞氏以伐奄，定淮夷在營成周之前，這是不錯的。[184]

成王這一朝的治績相當良好，國勢一直强盛，奠定了周朝享國長久的基礎。他對被征服地區的遺民除了採取分遷的政策之外，還採取懷柔政策，所以他命魯、衞晉各地的

---

[180] **史記**，頁一六一〇。

[181] **國史大綱**(上)，頁二七。

[182] **史記**，頁一三二。

[183] **史記**，頁一五一八——一五一九。

[184] 見**大東小東**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諸侯『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啓以夏政、疆以戎索』。除了這些以外，成王本人亦有很多可以稱讚的地方，譬如：

1. 虛懷若谷，接納諍言：

召誥說：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185]

這是召公告戒成王，不要縱情，不要遺棄老年人，要眷顧天命，要謹愼。

洛誥說：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186]

這是周公告訴成王做事要有始有終，要順從法則，汲汲於治事，厚敍官長，愛護百姓。

成王對於周、召二公之言，均能奉守。

2. 勤勞政事，謹愼天命。

這可從**詩經周頌昊天有成命，執競，噫嘻，閔予小子，訪落，載見，敬之**中得知。[187]

3. 奠定父子繼承之法。

成王鑑於初卽位時，諸叔之不咸，所以才有管、蔡之流言，而引起一場大亂，此種因於武王臨終時，沒有明確的命令，所以成王臨終時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誥誡說：

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

---

185 **書義**，頁九二~九四。

186 **書義**，頁九八。

187 **昊天有成命說**：『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敬之』。（**詩義**，頁二六四）。**執競說**：『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詩義**，頁二六五）。**噫嘻說**：『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詩義**，頁二六八）。**閔予小子說**：『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維序思不忘』。（**詩義**，頁二七三）。**訪落說**：『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詩義**，頁二七三）。**載見說**：『載見辟王，曰求厥享。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時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詩義**，頁二七一）。**敬之說**：『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上，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詩義**，頁二七四）。

天威，嗣宗文武大訓，無取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188]

這很清楚的說，要太保奭諸人謹愼地保護太子釗，不要使釗觸犯或陷入不法的境地，也就是要他們輔佐康王。這種傳子的政策一經確定，以後就一直延續着。

五、康王時代的文治與武功

康王名釗是成王的長子。康王卽位之後，最主要的工作是在『息民』。

當成王死了以後，召公、畢公就與太子釗見於先王廟，這時候召、畢二公便申告說，文王、武王之所以成就王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必須節儉，不要多欲，治理國家尤其必要篤信，因此，當康王卽位之後，偏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189]

康王的時候，鬼方不服，康王命盂攻克之，俘獲對方的人數，至少有一萬三千人，而獲馘也至少在五千個。[190]可見康王時武功之盛。

康王曾經巡視東國，改封『虎侯矢』於宜。宜侯矢簋說：

佳四月辰在丁未，□□武王成王伐商圖，徵省東國圖。王立于宜宗土，南鄉。王令虎侯矢曰：『縣，侯于宜，錫鬯鬯一卣、商鬲一枚、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錫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邑卅又五、厥□百又卌；錫在宜王人□又七生；錫奠七白、厥□□又五十夫；錫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揚王休作虎公爻丁隣彝。[191]

---

188 **書義**，頁一二七。

189 **史記**，頁一三四。

190 見小盂鼎，郭說是在康王時器（**圖錄及釋文**，頁三五～三六）。陳說亦以爲是康王時器。（**斷代(四)**，頁二一一～二二〇）。而王國維氏則以爲在成王時。（**見鬼方昆夷玁狁考**）。容氏**通考**說：『銘云「用牲啻（禘）周王□王成王」故知當屬於康王』，（頁四八）。

191 宜侯矢簋，陳夢家氏，郭某氏、容庚均以爲是成王器，而唐蘭氏則以爲是康王時器。（陳說見**斷代(一)**，頁二九；郭說見**考古學報**，第一期，頁七～九；容說見**通考**，頁四三；唐說見**考古學報**，第二期，頁七九～八三）。銘文說：□□武王成王伐商圖，徵省東國圖。□□，郭，唐都認爲是王省。既爲王省，那麼器銘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則王當爲康王是毫無問題。陳氏以□□斌王斷句，認爲是祭祀武王的，唐氏說：『第一行「省」字下半清晰可辨，「省」上當缺「王」字』，又說：『銘文說：「□省斌王成王伐商圖，徵省東或圖」，「省」是動詞，「圖」是圖象，國語周語：「省其典圖刑法」，文例相同。「省」既是動詞，上面所缺的應該是主詞，應該是人稱。根據下文「王卜」和「王令」，這裏應該是「王省」，周王獻鐘：「王肇遹省文武堇疆土」，文例也相近。這裏所說的王既然可以省武王成王的伐商圖，顯然已在成王以後。西周初年，王號是可以生稱的，但不能有兩個王號同時生稱，在成王時，武王已死，如果說武王成王連書時，成王可以是生稱，那就成爲一個死了的王和一個活著王連著說了。這在文例上是不應該有的。小盂鼎說：「省周王、武王、成王」，作册大鼎說：「公來鑄武王成王異鼎」都是康王時的銅器，都連說武王成王；可見這是康王時的特點。在康王以前，只說到「文武」，在康王以後，除了「文武」外，還可以說「成康」，連說武王成王，可以證明這個宜侯矢簋應該在康王時期』。另外銘文說：『王令虎侯矢曰：「……」』的『虎』字，郭、陳二氏都釋爲虎，唐氏釋爲虞，而白川靜氏則釋爲虎。以銘文看，很像是虎字。

虎方據郭某說，其地望在淮水上游，宜的地望，據白川靜氏說是在河南中、東部。[192]

可見康王時，文治與武功都很盛。所以史記說『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可謂西周時代的治世。

六、結　　論

由上面的敍述，我們可以知道，一個國家的興起與强盛，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代一代的慘淡經營，一點一滴地積累而成的。

西周從文王開始，由於母教，從小就講求孝道，所以等到他繼承他父親的地位以後，能够將這種孝道推展到他所統治的地方，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就是。加上文王本身非常謹愼，勤勞，不敢荒怠放縱，所以使得他所統治的岐周之地的民風非常純樸，人民勤奮，所以國家逐漸的富强，以至隣邦有所訟獄都想來請文王決訟，那就是有名的『虞、芮質厥成』而爲後人所樂道的事。

由於文王的謹愼勤勞，又有賢臣像虢叔、閎天、散宜生、泰顚、南宮括……等的輔助，所以士都歸之，樂爲所用，因此國家富强。這時候文王就掃除對於岐周足以構成威脅的諸侯國，譬如驅逐混夷、伐密、敗耆、征邘、討崇等等，終始陝西地帶全入他的掌握，最後他建都於豐邑作爲東向的根基。

文王又爭取與國：不使大國欺侮小國，也不叫有罪的逃匿，凡是罪人逃入文王國境裏，都要遣回他自己的國境去，這樣的尊重別國，因此歸服文王的很多，據說文王時天下三分已經有其二了。

文王死了之後，武王卽位，賡續文王未竟的事業，以孝道治國，『撫弱攻昧』，國勢更加强盛，所以他就遷都鎬京，開始興師滅商。這時商王紂，聽信婦言、淫逸酗酒、遺棄親舊、任用非賢、荒廢祭祀、相信天命、又連年用兵、民乏財用，因此紂王雖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牧野一戰，終被武王打敗，自焚於朝歌。

武王雖然打敗了商王紂，可是商朝的潛在勢力還很大，所以他對商的遺民採取安撫的政策，封武庚、祿父繼承殷祀，『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弱萌隸』，釋放被商王紂所囚的人民。另外，實行分封的政策，以鞏固既得的戰果，譬如封周公旦於魯（河南魯山縣）、太公望於呂（河南宛縣西）、召公奭於燕（河南偃師縣）、叔鮮於管（河南管城縣）、叔度於蔡（河南上蔡）……。

武王想進一步，營建洛邑，可是事未竟就去世了。

武王死了不久，東方的殷遺民就乘機起來，謀求復國，也就是『殷小腆，誕敢紀其

[192] 金文通釋，第一〇輯五二，宜侯矢簋，頁五二九～五五九。

敍。……曰：「予復」，反鄙我周邦。』的復國運動。加以管叔、蔡叔的流言，頓使局勢緊張險惡，所以成王排除困難毅然決然的命令周公爲統帥率軍攻打武庚，自己另帥一軍征伐管、蔡經過長期的作戰，才將他們平定。從此周朝的勢力才算是達到了東方。

爲了不使殷遺民再有類似的復國機會，成王一面調整封地；譬如改封伯禽於魯（山東曲阜）、呂伋於齊（山東臨淄）、召公於燕（河北玉田縣）、康侯封於衞（河南淇縣）、燮父於晉（山西臨汾、曲沃、翼城之地）……使其勢力伸長到東方、北方、形成一個開展保衞的局勢，一面採取分、遷殷民的政策：分魯公殷民六族；分康侯殷民七族；另外將祿父一族遷到陝西，將一部份殷頑民遷到洛邑。洛邑是武王時開始經營，可是沒建築成功，到成王平定亂事之後，繼續營建，用以縮短對東方的距離。如此殷商的遺民再也無法起來。

最重要的是成王對待被征服的民族，能够使他們過著像他們以往所過的生活，而沒有亡國之痛，這就是所謂『啓以商政』、『啓以夏政』的懷柔政策，逐漸地使他們能够適應新的環境。

成王治理天下，一本『虛懷若谷』的態度，接納諫言，勤勞政事，不敢荒逸，君臣上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以人民慢慢的安定下來，國勢一直地强盛著。

成王之後，就是康王釗，因爲成王臨終的時候，鑑於以往武王的未肯定繼承者，而造成管叔、蔡叔等的流言，所以成王就召畢公、召公等大臣共同輔政。因此康王的繼位非常的順利，他本著節儉，篤信，繼承先王的事業，治理國家。

當他在位的時候，曾經命盂伐鬼方，俘獲甚多，他曾經東巡東土。可見他的時代，國勢還是極爲强盛的。而他大部的注意力是在『息民』，所以史記說：『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四十餘年刑錯不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